

THE CHINESE CHILDREN SF SERIES

海洋的幻想

蔚蓝色的“土地”

中国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刘兴诗 选编

科幻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I
H
E
B
L
U
E



90145692

蔚蓝色的“土地”

——海洋的幻想

刘兴诗 选编

I287.4
1069

中国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SCG6612

(川)新登字 003 号

责任编辑：杜定纪

封面设计:周毅刚

征黃園野語

技术设计：陈培蓉

那裏，我真想和你一起生活，可是我不能。

當年，「中國人」的「中國化」，是中國內地對外擴張的一個重要途徑。

陳子昂《感遇》詩云：「獨有窮愁懶作詩。」

在於此，所以說「人」是「萬物之靈」，「萬物」是「人」的「靈」。

而使他不能長久地保持這種優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中国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蔚蓝色的“土地” 刘兴诗 选编

新嘉坡的三地
新嘉坡 通編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工学院印制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8 千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 6 —

ISBN7-5365-1562-6/1·392 定价：6.70元

定价：6.70 元

目 录

- 创举 郑 平 (1)
大鲸牧场 迟叔昌 (30)
浪花城 晶 静 (46)
冬天里的春天 金 涛 (77)
鲨鱼侦察兵 郑文光 (110)
龙宫探宝 叶永烈 (152)
喂，大海 刘兴诗 (180)

伟大的创举——B城得救了

郑平

在南半球的某一个海滨城市，清晨是同人们一起醒来的。第一缕晨光刚刚照进窗子，大街上便充满了人们的喧闹声。20世纪末叶，地球的南半球刚刚进入盛夏，A国B城新的一天开始了。

淡淡的晨曦从大洋尽头缓缓地扩展开来，逐渐变成粉红色的霞光；整个大海静静地躺在这种粉红色的光霭里。

一只海鸟从岸边的沙滩上腾空而起，飞向遥远的天边。

与海上的宁谧气氛相反，滨海的B城现在则是一个嘈杂喧嚣的世界。街道上、市场里以及大小商店到处挤满了人。特别是临海的滨海大道，人山人海，他们彼此拥挤着，呼唤着，谈论着，比圣诞节还要热闹。

刚刚印刷出来的A国大报《救世报》带着油墨香味传到市民的手中。一眼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头版新闻：

伟大的创举——B城得救了！——“伟大的创举”四个字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一位科学家的头像，并有专文介绍这位科学家对这次行动的卓越贡献。

“上帝，终于来了！”人群里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感叹。

“我们喝够海水了。”有人附和着。

一位中年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报纸。突然，猛地挤过人群，向海边上的A国新闻大楼跑去。

二

A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富庶国家之一。

它有雄伟的高山，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它有绵长的河川，滔滔的河水哺育着肥沃的土地。最令人羡慕的还是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它是A国财富的象征。在这片草原上长着又深又密的牧草，适于放牧多种牲畜。

自从西方殖民者把欧洲的牛带到这片土地以后，牛和其它牲畜就成了当地人民最主要的产业。每年，成船成船的牛肉、牛皮和其他畜产品从这里运出去，在世界各地出售。

随着经济的发展，A国的人口也日渐增多。作为A国的经济、政治中心的B城一跃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大城市之一。

可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干旱的魔影渐渐地笼罩着草原。

降水量逐年地减少了，不管是夏季的降雨，还是冬季的降雪都有明显的减少。又干又热的旱风从大陆内部不停地吹着，太阳也好像有意地施展着它的威力，把火一样的光芒无情地投射到大地上，茂密的牧草渐渐地枯萎了。一望无边的

绿油油的草原，泛出橙黄色。干旱引起火灾，草原到处是一片一片被野火烧过的灰烬。

牧民们含着眼泪把他们心爱的牛群赶到屠宰场，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牛群由于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

影响最重的当然还是B城，在这个干旱严重的城市里

这个一向靠河水作为主要水源的城市，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从未为自己的用水操过心。宽阔的河流给它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流，河岸两旁长满了柳树。但最近由于干旱，河水

现在，B城的用水非常紧张。河流细得像一条蛇，若断若续，水量变得很小，地下水也呈现出枯竭的情况。为此，政府不得不把那些用水量大的工厂关闭，严格限制居民用水。今年夏季以来，只好劝说居民饮用海水。

旱灾也波及到周围的几个国家，但以A国最为严重。在A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证实，A国正面临着一场有史以来历时最长、旱情最重的旱灾威胁，他们向联合国呼吁：

“解决我国的干旱问题，绝非一国的国力所能达到的，联合国应予以援助。如果今年夏天旱情还不缓解，又无切实的解决办法的话，我国国民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三月的一天，A国首都的新闻发布会上，A国政府的新闻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全国旱情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困难，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

三月的一天，B国首都的新闻发布会上，B国政府的新闻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全国旱情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困难，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

三月的一天，C国首都的新闻发布会上，C国政府的新闻部长在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一个科学讨论会正在紧张地进行。

这是由联合国召开的一次专门讨论A国干旱问题的专家会议，A国政府也派专人参加了会议。

担任联合国科学顾问的卢西尔小姐是这个会议的主席。

看上去，卢西尔只有30多岁的样子，其实已经年过40了。她是一位气象学家，由于没有结婚，按照西方人的习惯，仍称卢西尔小姐。

会议开始时，A国气象学家介绍了本国近几年的气候状况和发生这次干旱的原因，接着就开始讨论如何克服干旱问题的具体办法。

最先发言的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水利专家。他向大会提出一项从邻国一条大河上引水的方案。这项工程包括建筑一道几百米高的高坝和开挖一条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

最后他说：“这项工程完工后，基本上可以满足A国的B城供水，农业用水则可用就地打井的方法加以解决。”

一位水文地质专家接着介绍了A国地下水资源，据他说，A国平原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足以解决农田灌溉用水。

一位海洋化学家提出用海水淡化方法解决B城的供水问题。在他看来，靠近A国的大洋可以为A国提供取之不尽的淡水，核能可以为海水淡化供应充足的能源。

大会讨论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一些代表也附和着上述几种意见，在局部问题上做些补充和修改。

这时，A国特邀代表站起来，谈了A国政府的意见。

他说：“为了解决目前面临的糟透了的形势，我国政府准备用最大的努力，不惜花费任何代价。可是，还有没有更理

想的办法呢？”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现在距盛夏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迟至那时，尚没有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办法，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将出现一种不堪设想的局面。这时，与会者纷纷发言，立时，会场静了下来。与会专家们知道，上述种种方案，不论是哪一个，都不会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好吧，让我代表我们南极冰川研究小组谈谈我们的意见。”

一个青年人站起来，开始了他的发言。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异常就已初现端倪，到了60年代末以后，情况更加恶化。我们可能还记得折磨西非几千万人民的西非大旱灾，持续了大约七年。这种范围很大、持续时间很久的气候恶化，不能用正常的气候波动加以解释。果然，现在干旱魔影又转到A国的头上，其表现形式与西非当年的情况十分类似。这里，我们不想详谈造成异常气候的原因，但是，人为活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了。”

青年人停了一下，接着说：“为了迎接大自然的挑战，需要动员全人类和许多学科共同奋斗。但就A国目前形势而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南极的冰。南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固体水库，储蓄量约2400万立方千米，地球上江河湖泊中的所有淡水总量还不足它的1/10。可惜的是，这些巨额的淡水长期以来没有被人类所利用，它们慢慢地流进大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滔滔的大海之中。”

“也许有人怀疑，我们的设想可能是异想天开，”这位青年人似乎看到在座大多数人的疑虑，进一步解释说：“其实，从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看，拖运冰山的技术基本具备。拖运一个2亿5000万立方米中型冰山所用的船舶的动力远比一艘航空母舰小得多。而且，从经济效果看，花费的费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昂贵。”

青年科学家的发言，立刻引起到会专家们的普遍兴趣。尽管还有不少人仍然持怀疑态度，但都觉得这个意见似乎颇有道理。

最受鼓舞的要数A国的代表，他们觉得，这位专家的发言，“似乎给他们的祖国带来了一线光明。”

“先生，能否再详细谈一谈具体的细节？比如，这个计划的实现需要多长时间？”

“贵国是南极大陆的邻居，距南极最近，是拖运冰山最理想的地方。我想，组织得好，不用半年，贵国人民就会喝上冰山之水的。”

“可是，拖着一个像一座大山的东西，总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解决。比如，你们准备用什么办法把它固定在拖船的缆绳上？”

“请问，冰山在温暖的海中泡几个月，会不会全部或者大部分融化掉？”

“要知道，我们拖运的并不是一条船，而是一座相当脆弱的冰山。如果在拖运过程中发生破裂怎么办呢？”

在各种各样的疑问面前，大会主席卢西尔小姐关心地望

着青年人，希望他能在众说纷纭的形势下，力排众议，给质问者以确切的回答。

可是，这位青年人并不着急，等各种意见提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来，说话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量。

“各位先生，你们提的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和逐步加以解决。我们组长让我转达他的意见，如果愿意的话，请各位到我们科学站上来看，这样一方面可以回答你们的疑问，同时也可继续讨论我们的问题。”

青年人的发言，引起卢西尔小姐的极大兴趣，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站起来，说：

“由于有南极冰川学家的参加，使我们的会议开得富有成果。这使我想起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十多年前，他就向我们尖锐地提出过关于地球气候异常的警告，可惜，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他。后来，这位朋友到了南极，不幸在一次偶然事件中死去了。为了尽快地解决A国面临的困难，也为了纪念这位卓有远见的科学家，我提议，我们应该到南极去一次，看看他们的工作，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

卢西尔小姐的建议立即得到到会的各位专家的一致赞同。

这次短暂的会议，勾起了卢西尔小姐十多年前的一段往

事。

那还是在她的黄金般的学生时代。由于卢西尔的才华，中学毕业以后，考入瑞典一所有名的气象学院读书。

在入学第一天的迎新晚会上，她被一位青年小伙子吸引了。

当新生们畅叙彼此的理想的时候，这位青年人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志愿是要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卢西尔非常欣赏这位青年人这句简单而富于哲理的语言。其实，他还具有极为聪明的大脑和为科学献身的钻劲。后来，两位年青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伯特·哈里。

卢西尔和哈里一起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他们在阅览室里一起埋头读书；在校园里一起讨论当代气象学的种种问题；在假日里一起到斯德哥尔摩郊外湖光山色间漫步，互相倾吐着爱情的诗篇。

可是，到了临毕业的那一年，在这两位情人之间发生了一个不期而小的风波，而这一波折，出乎意料地导致了他们感情的破裂。

矛盾是从选择毕业论文题目开始的。

卢西尔选择的论文题目是“世界热带气候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由于热带地区资料很少，很容易出成果。卢西尔建议哈里和她共同协作，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可是，哈里却另有打算，他的题目是“论20世纪末全球

性的气候异常。而且在那个时期，还不能确定的，两个

这个题目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两个难度大的，甚至有人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写成论文的题目。因为，就当时的气象学水平看，短、中期预报还没有完全过关，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性气候更是不可能的了。

卢西尔坚决反对哈里的选择，学校里几位气象学权威也认为不够现实，有人还背地里说，哈里的选择除了哗众取宠以外，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

“让我再说一遍，哈里，放弃你那个鬼念头吧！”一次，卢西尔带着几分乞求的口气对哈里说。

“不，我绝不会改变我已确定下来的想法。”哈里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要后悔的，哈里！”卢西尔，恭恭敬敬地抬起头来，表情严肃地说。

“我绝不后悔。”哈里自信满满地回答着，他的话音刚落，看来可以推心置腹的倾谈，没说几句就不欢而散。

事情确实像卢西尔所预料的那样，哈里毕业论文一拿出来，立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

“真有意思，气象学家竟注意起煤、石油等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来了。”因为哈里论文中引用了不少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消耗煤、石油等燃料的数字，证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怎么，哈里又变成一位植物学家了？”有人对哈里引用世界上由于破坏了地球上森林资源更进一步造成二氧化碳增加的资料，带有几分讥讽的口气说。

当然，最受责难的还不止是论文所引用的各种材料本身，他们认为论点的结论更荒唐可笑。

论文的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人类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日新月异地改造着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就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环境——主要是气候环境将会变得更为可怕。”

人们纷纷地议论着。有的认为，哈里的结论是悲观主义的产儿。还有的说，就目前的气象学水平看，预测20世纪末叶的气候状况，简直和占星术一样可笑。

各种议论，通过卢西尔原封不动地传到哈里的耳朵里。它使哈里产生反感、愤怒和极度痛苦。一向善于讲话的哈里，一下子变成一个不再多说一句话的沉默寡言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和这些人争论是毫无价值的。最使他痛苦难忍的是卢西尔对他的态度。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支持他的情人竟然和那些人一样不能理解他。

毕业了。卢西尔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被留在学校里任教，继续研究她过去的课题，而哈里却遭到各方面的冷遇。

一天，哈里找到卢西尔，对她说：

“卢西尔，我准备到南极去，参加一个国际综合考察队。明天早上就出发。”

“到南极去？你简直是发疯了！亲爱的，听我的吧，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了解你，你的能力会做出出色成绩的。”

“不，你并不了解我。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科学家，不能只陶醉于解释自然的成绩，而应该成为敢于向未知领域挑战的

勇士。”卢西尔向哈里表示感谢，但哈里却说：“不，你不必这样。”

就这样，两个要好的朋友分手了。一个只身到了南极，另一个留在学校，后来受联合国聘请，到教科文组织任职。

哈里走了以后，毫无音信。可是，卢西尔一直怀着眷恋的心情留心他在南极的活动。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由于海边冰架的破裂，几十位科学工作者不幸遇难，据传闻，哈里也在那次失事中丧生。

为此，她感到十分悔恨。她想帮助哈里，但又怕他不肯接受，于是她写了一封长信，向哈里表示道歉。

“我亲爱的哈里，”信中这样写道，“我真对不起你，我真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真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真希望你能原谅我……

五天之后，信被邮局退回了，信封上贴着一张邮票，邮票上印着一句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南大洋的初秋，太阳依然保持着温暖的本性，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世界最有名的风暴地带，所谓的“尖叫的60度”，狂风也暂时收敛了它的威力，这是南大洋初秋难得的好天气。

由于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硅藻的大量繁殖，整个大海的海面泛起褐绿色，身披银白色羽毛的美丽海鸟——信天翁，尖叫着，从高空箭也似的冲向海面，从海面叼起一条大鱼，又陡然翻向天空。

三五成群的逆戟鲸，在海中嬉戏，它们互相追逐着，搅起轩然大波。因为，人们在南极大肆猎捕须鲸和抹香鲸，那些大块头的动物几乎绝迹了，而身体较小，经济价值不大的逆戟鲸则成了南极海上最常见的动物。

一架红色的高级直升飞机轰鸣着，在南大洋海面上盘旋。

不一会儿，飞机减低了速度，机身缓缓下落，最后平稳地降落在一座冰山上。

舱门打开，从飞机上走下七八个人。这是由卢西尔小姐率领的南极参观团，应邀到南极冰上科学站参观。

“天哪，你把我们带到什么鬼地方来了？”一下飞机，卢西尔第一个叫起来。

这是南极海上一座最常见的桌状冰山。冰山表面洁白、光滑，犹如水晶铺地，晶莹透亮，倒映着七八个人影。

“朋友们，不要怕，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请先到我们冰上科学站休息一下吧！”

眼前不远，有一幢淡黄色的、样子十分别致的房子，一眼就可以知道，那是用增强塑料制成的充气帐篷，门前一根高约20余米的金属旗杆上呼啦啦飘着一面红旗。

科学站的几个年青成员站在门口等候着，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房子不大，里面的陈设既像一个住宅，又像一个实验室。

两张便携式的床铺摆在房子一侧，另一侧摆着写字台和化验桌，桌上整齐地放着供实验用的器具。墙上四周密密麻麻地挂着各种地图、表格和照片。一个电热取暖炉放在房子中央，一个不大的咖啡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散发出浓郁的馨香。

大家坐定以后，主人给每位客人各斟一杯热咖啡。

“先让大家尝一尝南极冰山水的滋味。从化学观点看，也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南极冰这样纯洁的水了。”

“是啊，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淡化厂，太阳的热把地球上的水蒸发到大气中，然后又降落下来，堆积起来……”

“不愧是海水淡化的行家，三句话不离本行。”卢西尔小姐打趣道，“怎么样，我们还要接着前次的讨论，让他们继续说明自己的设想，好不好？”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

“还是先从我们脚下这座冰山谈起吧。”

青年人走到墙边，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说：“这就是这座冰山的立体图。”大家围过来，仔细地看着摆在他们面前那张新颖的地图，冰山呈长条形，长约1米，宽约20多厘米，厚度约为10余厘米，图下比例尺为1比2000。

“像这样的冰山，南大洋大约有20多座，总体积18,000立方千米。最大的冰山比十个小国家还大，我们这座冰山是属于小型的，长条形的桌状冰山。”

“为了选择它，我们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对南极海区几百座冰山同时进行全面的观测和跟踪，不但要清楚地知道冰山的外形、大小，而且还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测量，寻找出隐藏在冰体内部的哪怕是相当小的裂隙。”

“仪器帮助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一座最理想的冰山，作为我们的科学站。另外，装在冰上的电子微振仪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冰体内部应力的变化。”

“那么说，你们的科学站是相当安全的了。”